

# 霍耐特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转向

朱 林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法兰克福学派由于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反人性的一面,其社会批判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后工业社会时代,面对西方社会的社会心理病症、社会冲突加剧的情景,传统批判理论陷入困境,在批判理论层面上,社会的症结已经开始由对人性的肢解向间际交往的失落转变。霍耐特承认理论及由此而引起的论争使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实现了现代转向。

**关键词:**承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理论转向

**中图分类号:**B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11-0025-04

近年来,世界政治风云变幻,各种思潮、主义变换着理论形式,打着他们所信奉的旗号粉墨登场。而以批判理论闻名于世的法兰克福学派也在变幻的社会中调试着自己的理论主题,以霍耐特为代表的学者开始登上历史舞台。20世纪90年代初,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 1949-)以《为承认而斗争: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确立起在学界的地位,其承认理论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2001年,霍耐特出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第7任所长,标志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开始转向,进入了以霍耐特为代表的批判理论的新“转型”期,从而使这一应现代化而产生的社会批判理论随着社会的变化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 一、传统批判理论的困境

作为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所的第三代领导人,霍耐特的批判理论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二代人物的影响,却又能从传统批判理论中走出来,提出自己的批判理论体系,这种批判理论体系则是建立在对自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传统批判理论及哈贝马斯以来的批判理论及其缺陷清晰考察基

础之上的。后工业社会所造成的“意义丧失”、“价值空场”以及主体间际交往的失落和承认的弱化,使得传统的批判理论在解释诸如此类问题时陷入不被认可的困境。

1. 传统批判理论内在张力的拉大。肇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在理论上存在着一个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们指责资本主义社会肢解人性,没有顾及完整的人性需求;另一方面,他们在指责这种偏废时所凭依的标尺却只是顾及了人的社会性和心理性需求,而没有顾及同样构成人真正存在的物质需求,也就是说,批判理论同样失落了完整的人性需求。<sup>[1]</sup>同时,批判理论内在的这一矛盾进一步暴露了自身在对人的真正存在的问题上的认识纠结:一方面,他们主张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在改善和提升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方面的进步意义不能作出绝对性判断,认为恰恰在满足人的物质需求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包含着压抑人的其他需求的特质;另一方面,他们却又绝对地宣称,真正的人性在资本主义现实中并没有得到实现,而对绝对的人性存在,他们也没有作出具体的阐释和论证。这样的理论矛盾必然使其在现实效力方面显现不出应有的力量,从而流为一

作者简介:朱林(1983-),男,河南驻马店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种虽激昂人心但却无法付诸实现的美好理论。<sup>[1]</sup>

2. 工具理性批判与现实的脱节和不相称。批判理论借以对资本主义理性展开批判的核心——工具理性批判到了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显露与现实的脱节和不相称,这使其在理论上面临进一步不被认可的困境。工具理论批判揭露这样一种逻辑:使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理性本身包含着反人性的一面;工具理性不仅将物变成人的对象,而且也将人本身变成人的对象,这是一种招致异化的物化。这种批判虽然有效地打开了人们重新审视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新视野,激起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不满,但事实上并没有指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以构架一种新的社会愿景,从而使自身带上了浪漫主义的色彩,成为仅流于表达美好愿望却无法付诸实施的理论,最终失落了矢志以求的实践力量。

3. 哈氏批判理论的另一种困境。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与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等人的理论不同,他的批判只是指向工具理性,而不是指向整个理性。为弥补工具理性或现代化进程的不足,他将理性化所包含的“对他者的理解”放在了重要位置,提出了交往理性概念(die kommunikative Rationalitaet),以使人与他者的理解成为可能。但是,这种用言语交谈的发生模式叙述交往行为发生的具体机制同样遭到了学界的质疑。交往行为说的成功本来是与其内蕴着的政治—伦理维度分不开的,但在具体言说其发生机制时的语言学转向却将这样的维度去除了,使本来切合现实主体实际利益和要求的交往变成了单纯的语言交往。因此,威尔默(Al-brecht Wellmer)和图跟哈特(Ernst Tugendhat)对哈氏的“商谈伦理”思想表现出不满,指出其有关理想对话状态的思想是一种实际上不可能出现的空想。这些批评表明,哈贝马斯将交往理性只是诉诸对语言交往规则的批判和反思,交往理性之“达成共识的有效性要求”缺失了内在的规范性内涵。<sup>[1]</sup>

## 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转向

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清晰、系统的考察,霍耐特阐述了批判理论走出困境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为此,他从早期黑格尔那里挖掘出了前辈们并没有充分重视的主体间的相互承认关系

及其内部固有的规范性内涵,从而开启传统批判理论的现代转向。

### (一)批判理论范式转向

从发生学角度看,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形成经历两个过程:对黑格尔承认理论的改造与超越;霍耐特“承认一元论”的构建,并在后来与N·弗雷泽关于承认理论的争论中不断对其理论进行补充与修缮,试图构建以一元道德为基础的多元正义构想,最终构建以正义与关怀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学”。

#### 1. 对黑格尔承认理论的改造与超越

“承认(recognition)”是一个政治哲学范畴,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体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认可、认同或确认。如果对“承认”这一概念进行正本清源的话,它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而承认理论则肇始于黑格尔哲学。承认理论的兴起并不始于以霍耐特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早在1978年,L·谢普(Ludwing Siep)发表了《作为实践哲学之原则的承认》一书,率先考察了费希特和耶拿时期的黑格尔承认理论,并把后者的承认理论区分为个体与全体的承认和个体与社会制度之间的承认,以及在社会制度中反映的个体自身及其利益。<sup>[2]</sup>从现实看,由于20世纪70、8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和制度改革实践的崛起,泰勒、W·金里卡(Will Kymlicka)等主流政治哲学家先于霍耐特相继提出了他们的承认政治理论。诚如泰勒所指出的“对承认的需要,有时候是对承认的要求,已经成为当今政治的一个热门话题”<sup>[3]</sup>。20世纪90年代初,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1949—)《为承认而斗争: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一书出版,承认理论迅速成为西方学术界所关注的理论焦点。

霍耐特对源自青年黑格尔哲学的承认学说进行历史回顾,他认为,在黑格尔看来,社会伦理关系是主体间性的一种实践形式,一切相互承认的关系结构都是一样的:一个主体自我认识到主体的能力和品质方面必须为另一个主体所承认,从而与他人达成和解;同时,也认识到自身认同中的特殊性,从而再次与特殊的追随者形成对立。<sup>[4]</sup><sup>22</sup>主体间性的这种对立与冲突的张力保证了对立主体相互依赖的一致性和必不可少的相关性,构成

了承认运动的内在动力。在黑格尔承认理论中,对三种承认形式进行了区分:在家庭的情感承认关系中,人类个体是作为有具体需要的存在而被承认的;在法律的形式——认识承认关系中,个体是作为抽象的法人而被承认的;在国家的承认关系中,个体是作为具体的普遍即特殊的社会化主体而被承认的。

阿克塞尔·霍耐特在构建承认理论的过程中直接借鉴了黑格尔在耶拿时期所阐发的承认斗争理论,并在总结黑格尔的原创思想的同时进一步创新了黑格尔的政治思想。霍耐特认为,“为承认而斗争”是原始的伦理关系,是实践中交往主体的主要形式,道德冲突、交往纠纷和社会对抗都是这种原始伦理关系的表现形式。冲突是过程,斗争最后达到承认是目标。霍耐特将黑格尔的“主体间的相互斗争是为了谋求他者的承认”这一基本命题展开为:主体为了获得他者的承认也就必须承认他者。这样的解读带有明显的平等主义的互惠互惠色彩,他将这种解读融会到相互承认的辩证逻辑当中,主体间的互动将使得所有主体都作为独立、平等和特殊的个体被承认。

霍耐特在阐述承认理论时抛弃了黑氏模式的唯心主义前提,引入了米德的自我意识形成的心理学机制,从自然主义角度对黑格尔承认理论进行改造;同时,他从经验层面对黑格尔和米德所抽象出来的承认的三种形式(爱、法律和团结)进行论证。此外,霍耐特还提出作为社会动力学发展依据的有关“蔑视”的系统思考。正是霍耐特从不同层面上对黑格尔哲学中承认理论的改造与重构,才为其“承认一元论”的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

## 2. 霍耐特“承认一元论”的建构

霍耐特在改造黑格尔哲学中承认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其以蔑视与反抗为主题的承认理论的基本框架。他不仅系统地阐述了主体间性的承认形式以及个体认同所导致的蔑视形式,而且试图论证蔑视体验是社会反抗的道德动机。

一方面,霍耐特指出,现代社会有三种基本的承认形式:以爱和亲密关系为纽带的家庭,以法权平等所维系的市民社会,以贡献和荣誉为纽带形成的共同体。这三种主体间性的承认形式分别对应着自信、自尊、自豪三种实践自我关系。爱作为第一种承认形式,它表征着主体间性的相互需要、

相互依赖关系。在这里,霍耐特并没有把爱仅理解为狭隘的性亲密关系,而是扩充了它的内涵,它所对应的实践自我关系的形式是自信。第二种承认形式是法权,即通过公民之间的平等权利和平等尊严的法律关系的承认以实现自尊。在论证法律承认与自尊的关系时,霍耐特借用了费恩伯格的思想实验以及马歇尔的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理论。他认为,自尊反映的是一种“普遍化他者”的承认关系,只有采取普遍化他者的立场,让他教会我们承认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也是权利承担者,我们才能在确信自己的具体要求会得到满足的意义上把自己理解为法人。<sup>[4]115</sup>在他看来,权利是建立在承认关系之上的,个体只有在共同体中被承认、认可,确立一种主体间性的承认关系,才能实现自尊。反过来,若个体被一共同体所放逐或不被承认则是自我主体的丧失。第三种承认形式是团结,指一个体的价值体现在积极地为一种共享的生活作贡献的过程中表达某种共同坚守的价值,它所对应的实践自我关系的形式是自豪。自豪即所谓自我价值感,它是以个体实现社会目标所做贡献的大小来衡量的。这种自豪的获取在于为共同体或社会作出贡献而得到共同体成员的承认。

在霍耐特看来,这三种承认形式并不是经验的归纳,而是具有普遍性的规范意义,因为它们反映了现代社会不同领域的规范要求。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对美好的生活理想以及自我实现的理解是高度差异和多元化的,不可能是一种单一认识。但是,在规范层面上,我们仍然可能构建一个合理的社会理想。霍耐特认为:“从整体上说,爱、法律和团结这三种承认形式构成了人类主体发展出肯定的自我观念的条件。因为三种承认形式相继提供了基本的自信、自尊和自重,有了它们,一个人才能无条件地把自己看作是独立的个体存在,认同他或她的目标和理想。”<sup>[4]175</sup>霍耐特作为哈贝马斯的嫡传弟子,他继承了哈氏的某些理论传统,其创立的承认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一样,是人类解放的规范理想,成了现代性批判的又一坐标。

另一方面,霍耐特将那些与主体期盼相反、不被承认的实践自我形式称为“蔑视”。他指出,蔑视作为对应于承认关系的否定等价物,可能迫使

社会行为者认识到他们被拒绝承认。与自信、自尊、自豪相对,个体认同所遭遇的三种蔑视形式分别是强暴、剥夺权利和侮辱。强暴是对个体自主控制肉体权利的剥夺,它使人的身体完整性受到侵害。剥夺权利意味着被社会排斥,意味着作为共同体完全成员的资格被剥夺。侮辱是指个体的社会价值遭到否定性对待,即剥夺社会对个体自我实现的认同,它涉及个人的荣誉、尊严和地位。而这三种蔑视体验所造成的后果则分别是心理死亡、社会死亡和心灵伤害。个体被侮辱、被伤害、被剥夺的消极情感反应会如杜威所言,变成一种道德认识,这种道德认识会通过告知或交流等表达手段形成一种集体性的在行动上的反抗与对立,如此,社会冲突也就产生了。

### (二)关于“承认理论”的争论

霍耐特以承认为核心构建起来的一整套批判理论在国际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同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指责与批评。批判理论内部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南希·弗雷泽就对其“承认的道德一元论”提出了质疑。在弗雷泽看来,当代左翼理论中存在着承认和再分配的分裂,基于民族、族裔、种族、性别和性行为的差异,承认的文化诉求不断增加牺牲了经济再分配的诉求。她坚称,霍耐特将再分配包含在承认之下是不正确的。弗雷泽反对霍耐特将分配从属于承认,不同意霍耐特把再分配重新解释为为承认而斗争的一种类型。她认为,今天的正义要求再分配和承认的统一,要求克服“再分配—承认的难题”,建立一种同时容纳再分配和承认两种诉求的替代框架。这种批判、质疑甚至近乎论战性的对话随着理论焦点的放大和批判理论的发展还在持续进行。在霍耐特与弗雷泽近十余年的论战中,尽管两位理论家在理论体系及道德哲学、社会理论和政治分析等层面存在诸多差别,但作为同为西方左翼理论界两位重量级的学者,他们的理论性质和理论焦点是一致的。正是这场围绕承认理论的争论才开辟了批判理论的新方向,标志着批判学派第三代的正式形成。

### 三、批判理论转向的意义

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传统批判理论清楚地看到了理性化对自然人性的肢解、异化、意义丧失及由此招致的人的心灵困苦。在进入所谓“后工业时代”以后,这一状况和趋势并没有得以根本解除,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面对强大的工具理性如何使人性之光得以弘扬,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霍氏从批判理论的传统走来,通过对“承认”概念的经验性修正、“承认”概念与批判理论的结合、德性生活理想的阐发,系统阐发了自己的“承认”理论,深入揭示了交往行为中个体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动力特质,从而迎合了社会变化,使传统批判理论有效地转向现代,使其在当今社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从理论渊源讲,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不仅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内核,而且把“承认”概念推到了当代实践哲学理论的中心,开辟了批判理论的新方向,创造了批判理论的新形态。更重要的是,他使批判理论恢复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重视社会批判的经验传统,汲取了第二代理论家强调的规范方法,并与福柯以来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方法相结合,实现了社会批判理论的当代转型,建立了新的规范的正义理论。在一个被后现代主义所拒绝的“宏大叙事”的反规范时代,霍耐特试图重铸一个已被“解构”了的总体性的资本主义理论,从而推动批判理论走向后批判理论。□

#### 参考文献:

- [1]王才勇.从哈贝马斯到霍耐特——批判理论的现代转型[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5):65.
- [2]丁三东.“承认”:黑格尔实践哲学的复兴[J].世界哲学,2007(2):86.
- [3]泰勒.承认的政治[M].北京:三联书店,1998:290.
- [4]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责任编辑:戴群英